

清詩話



唐音審體

錢木菴原本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古律體格聲調譜詳矣。而古今分界之際。究未顯揭。錢木菴唐音審體一書。於源委分合甚析。飴山云。名流問辨。咸不及。夫有所受之也。所選正變。另有論議。只錄諸體論斷數語。以示後學。可以曉然於升降之故已。省試詩論賦論。姑闕。雪樵識。

古題樂府論

漢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詔司馬相如等賦詩合樂。因有樂府之名。自漢以迄唐五代。凡樂皆詩也。唐史臣吳兢作樂府古題要解二卷。傳其解。不傳其詩。宋太原郭茂倩作樂府詩集一百卷。刪訂詳明。集古今樂府之大成。然所載郊廟燕射歌辭。乃朝廷承祭祀饗賓客所用。非詩人可無故擬作。其題皆吳氏所不載也。所載古題樂府詩。有鼓吹。鐃歌。橫吹。鼓角。相和平調。清調。瑟。

調楚調清商吳聲舞曲琴曲雜曲之分。或爲軍中之樂。或爲房中之樂。所用不同。音節亦異。又分隋唐雜曲爲近代曲辭。以別於古而不列之。新樂府以其皆有所本。皆被於樂。與古不異也。唐世樂皆用詩。然已稍變其格。如今體二韻四韻詩。皆叶宮商。此前代所未有也。至于擬古之作。其文往往與古辭異同。意當時詩人。卽未必能歌。而皆諳音節。故但用其題。諧其聲。而不必倣其式。五代以後。樂不用詩。樂府音節。舉世失傳。其名僅存。其聲蓋不可考。自宋迄今。詩人所爲樂府。但以章句體裁。髣髴古人。未敢信其可被管絃也。有明之世。李茶陵以詠史詩爲樂府。文極奇。而體則謬。李于鱗以割截字句爲擬樂府。幾於有辭而無義。鍾伯敬謂樂府某篇似詩。詩某句似樂府。判然分而爲二。自誤誤人。使後學茫然莫知所嚮。良可慨也。

新樂府論

太原郭氏曰。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于聲。故曰新樂府也。元微之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謂不如寓意古

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近代唯杜甫哀江頭悲陳陶兵車麗人行等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乃與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不復更擬古題矣愚按少陵麗人行及前後出塞郭氏列之古題中其哀江頭等篇元相略舉一二他詩類此者正多少陵新樂府或不止是不知樂府詩集何以止載五首然杜集不標樂府之名郭氏去唐未遠當必有考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以少陵兵車行白傅七德舞等列之歌行中英華分類恐不如郭氏分體之精也

古詩四言五言論

太白謂詩五言不如四言以其近古也然唐人四言詩絕少錄之僅得三首五言詩始於漢元封盛于魏建安陳思王其弁冕也張陸學子建者也顏謝學張陸者也徐庾學顏謝者也其先本無排偶晉排偶之始也齊梁排偶之盛也陳隋排偶之極也齊永明中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一時文體驟變謝玄暉王元長皆沒于當代沈休文與是時作手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等並入梁朝故通謂之齊梁體自永明以迄唐

之神龍景雲。有齊梁體。無古詩也。雖其氣格近古者。其文皆有聲病。陳子昂崛起。始創闢爲古詩。至李杜益張而大之。於是永明之格漸微。今人弗考。遂概以爲古詩。誤也。

齊梁體論

馮定遠論已見聲調譜

陳拾遺與沈宋王楊盧駱時代相同。諸家皆有律詩。蓋沈宋倡之。古詩止拾遺獨擅。餘皆齊梁格也。

古詩七言論

七言始于漢歌行。盛於梁。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自是作者迭出。唐初諸家皆效之。陳拾遺創五言古詩。變齊梁之格。未及七言也。開元中。其體漸變。然王右丞尙有通篇用偶句者。旋乾轉坤。斷以李杜爲歌行之祖。李杜出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事矣。歌行本出於樂府。然指事詠物。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通謂之歌行。故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

律詩五言論

律詩始於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備。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不可犯也。齊梁體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律詩因之。加以平仄相儷。用韻必雙。不用單韻。唐人律詩。間有三韻五韻七韻九韻者。偶然變格。不過百之一耳。上下句相黏綴。以第二字爲準。仄平平仄爲正格。平仄仄平爲偏格。自二韻以至百韻。皆律詩也。二韻謂之絕句。六韻以上謂之長韻。見杜牧集馮班曰。律詩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嘗推而論之。聯絕黏綴。至於八句。首尾胸腹。俱已具足。如正格二聯。平平相黏也。中二聯仄仄相黏也。至二轉而變有所窮。則已成篇矣。自高棅唐詩品彙出。人遂不知絕句是律詩。棅又創排律之名。益爲不典。古人所謂排比聲律者。排偶櫛比聲和律整也。乃於四字中摘取二字。呼爲排律。于義何居。古人初無此名。今人竟以爲定格。而不知怪可歎也。

律詩五言應制論

唐人自沈宋而後。應制皆律詩也。五言七言用韻多少。雖無定格。未有以古調歌行應制者。蓋取其莊重也。較之尋常言志之作。律雖同而辭

不同。應太子曰應令。應諸王曰應教。其體亦相類。今分應制詩別爲一體。至于唐初所用齊梁體。後世應制不復用。可不具論。

律詩五言長韻論

初唐諸家長律詩。對偶或不甚整齊。第二字或不相黏綴。如胡鍾正書。猶略帶八分體。至右軍而楷法大備。遂爲千古立極。詩家之少陵。猶書家之右軍也。少陵作而沈宋諸家可祧矣。故五言長韻。七言四韻律詩。斷以少陵爲宗。

律詩五言聯句論

漢武帝栢梁詩。人賦七字。聯句之祖也。唐人聯句多五言。有人賦一韻者。有人賦幾韻。長短不齊者。唯韓孟城南作。自起句後。先對一句。次出一句。彼此交互。工力悉敵。極聯句之能事矣。

律詩五言絕句論

二韻律詩。謂之絕句。所謂四句一絕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多是二韻。律詩亦不論用韻平仄。其辨在於聲韻。古今人語音

譌變遂不能了了。其第二字或用平仄平仄，或用仄平仄平，不相黏綴者，謂之折腰體。五言七言皆然。宋人有謂絕句是截律詩之半者，非也。

律詩六言論

六言詩聲促調板，絕少佳什。

律詩七言四韻論

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至開寶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融爲今體。實千古律詩之極則。同時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對偶不能整齊，或平仄不相黏綴，上下百餘年，止少陵一人獨步而已。中唐律詩始盛，然元白號稱大家，皆以長篇擅勝，其於七言八句，竟似無意求工。錢劉諸公以韻致自標，多作偏枯，格中二聯或二句直下，或四句直下，漸失莊重之體。義山繼起，入少陵之室，而運以穠麗，盡態極妍。故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于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詩道日壞，大抵組織工巧，風韻流麗，滑熟輕艷，千手雷同。若以義求之，其中竟無所有。世遂有開口便是七言律詩，其人可知矣之誚。非七言律詩不

可作。亦作者不能挺拔自異也。以命意爲主。命意不凡。雖氣格不高。亦所不廢。意無可採。雖工弗尙。所謂甯爲有瑕玉。勿爲無瑕石。蓋必深知戒此。而後可言詩。願與未來學者共勉之。

律詩七言長韻論

七言長律詩。唐人作者不多。以句長則調弱。韻長則體散。故傑作尤難。律詩七言絕句論

絕句之體。五言七言畧同。唐人謂之小律詩。或四句皆對。或四句皆不對。或二句對。二句不對。無所不可。所稍異者。五言用韻不拘平仄。七言則以平韻爲正。然仄韻亦非不可用也。其作法則與四韻律詩迥別。四韻氣局舒展。以整嚴爲先。絕句氣局單促。以警拔爲上。唐人名作家絃戶誦者。絕句尤多。其離合疊字諸體。近於兒戲。然古人業有此格。不可不知。

遼詩話序

唐宋元明俱有詩話。或專集。或散見。爲風雅故實。惟五代與遼未備。士林有餘憾焉。新城王尙書作五代詩話。以授北平黃侍郎崑圃先生。先生綴遺補漏。纂輯刊行。而遼猶闕如。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雖地處北鄙。文墨非其所尙。然享年二百。聖興道三宗。雅好詞翰。咸通音律。有國樂雅樂大樂散樂。鐃歌橫吹樂。東丹王倍聚書萬卷。平王隆先著有閬苑集。文學之臣。若蕭韓家奴耶律昭劉輝耶里孟簡。皆淹通風雅。特以詩傳者罕。故無人焉爲之援述緒言。申譯遺句耳。海寧周生芑兮。博采羣編。凡涉遼詩。無不摭入。以正史爲宗。以志乘說類爲佐。上自宮廷。下及謠諺。事典而核。語贍而雅。白蕭后文妃之誣。著張孝傑趙良嗣之姦。可備勸懲。可昭法戒。洵一代風雅之故實。輔張舜民使遼錄。許亢宗使遼行程記。史愿亡遼錄之略。芑兮可謂有功遼代者矣。昔吾鄉顧太史秀野刻元百家詩成。夢元人之徒。俛拜牀下。芑兮詩話。流布通都。吾知遼代君臣。必有感謝入夢者。乾隆己卯仲春長洲沈德潛題。

遼詩話自序

遼人詩。後世無傳。於是移刺名流。二丹才士。與燕雲十六州之文人。胥莫能舉其姓氏矣。然試觀求草堂之全部。誦三蘇之文章。其詩人有靈。苦心所詣。亦復不能盡泯。偶仿遂初堂詩話體例。刺取正史數十條。以羣書附益之。殆遺山中州集之次乎。松靄周春書。

遼詩話

海寧周 春菴兮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聖宗

聖宗親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詔番臣讀之。史稱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曉音律。好繪畫。性尤喜吟詠。出題詔宰相以下賦詩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五百餘首。

統和十五年。蕭撻凜討平敵烈阻。卜兩部。諸番歲貢方物。充於內府。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仍命林牙邪律昭作賦。以述其功。

興宗

重熙五年四月。幸后弟蕭無曲第。泛觴賦詩。冬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

按五年九月。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賞獵人有差。因卽以命題也。金試進士。亦嘗以此命題。由爾時科目初開。又復親幸貢院。故百

年之久。尙傳其盛。我鄉查侍講嗣堞燕京雜詠有云。紫濛川外月
初寒。隊隊銀貂小契丹。不射黃羊調酪酒。傳分三十六熊蹯。蓋詠
此事。

六年七月。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賜詩及寶玩器物。二十四年二月。召宋
使釣魚賦詩。

魏國王蕭惠有大功。既請老歸。遣賜湯藥及他賞賚不絕。及惠生日。輒
賜詩以示尊寵。

道宗

清寧三年八月。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六年五月。監修國
史。邪律白請編次御製詩賦。仍命白爲序。

咸雍元年十月。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令各賦詩。

大安元年。嘗賜詩褒北院樞密副使邪律斡。特刺。

相臣李儼嘗作黃菊賦以獻。道宗作詩題其後。以賜之曰。昨日得卿黃
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云。元張肯繼孟檠括其辭。寄蝶戀花曰。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闌。木葉鳴疎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

按詞載華亭錢舍人芳標蕤斂詞話。蓋繼孟手書也。道宗一詩原出老學庵筆記。繼孟填詞。想亦依據放翁耳。

懿德皇后蕭氏

后小字觀音。樞密使蕭惠之女。以重熙九年五月五日生。姿容端麗。爲蕭氏首。能歌詩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清寧元年。册爲皇后。方出閣。升座。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鞞。菩薩喚作耕斡麼。蓋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

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

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
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射獵。有虎突
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
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
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
泰。應知無古今。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
君臣尙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旣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
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上
疏諫獵秋山。上雖嘉納。心頗厭遠。咸雍之末。希得幸御。后因作詞曰。回
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其詞曰。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
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晏。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
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
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
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鈎未敢上。

解卻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別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別銀燈。待君行。熱薰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熱薰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

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邪律乙辛因誣。后與惟一淫通。欲乘此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爲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作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豔。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螭蟻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鳳舞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

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沈水。生得滿身香。

乙辛既造十香詞。陰使宮婢單登。

本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己乃召登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登媿恥拜服

乞后手書。給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既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乙辛得書。以爲早晚見其白練掛粉脰也。遂構詞命登等。

史又有教坊朱鶴頂

陳首以十香詞爲證。

乙辛乃密奏之。上大怒。命張孝傑與乙辛窮治其獄。獄既具。上猶未決。指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惟一耳。上問曰。何以知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二句中包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赦后自盡。

后自盡時。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曰。嗟薄祜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託後鈎兮凝位。忽前星兮啟耀。雖釁累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